

银行家的情人

肯·福莱特历史悬疑小说经典

在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，人性被财富无限地放大，贪婪的更贪婪，绝情的更绝情，仇恨更深，背叛更决绝，而爱与纯洁的灵魂，也更强大。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

当代历史悬疑小说宗师

于大卫 译

A DANGEROUS FORTUNE
KEN FOLLETT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银行家的情人

肯·福莱特历史悬疑小说经典

在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，人性被财富无限地放大，贪婪的更贪婪，绝情的更绝情，仇恨更深，背叛更决绝，而爱与纯洁的灵魂，也更强大。

[英] 肯·福莱特 著

当代历史悬疑小说宗师

于大卫 译

A DANGEROUS FORTUNE
KEN FLETCHER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银行家的情人 / (英) 福莱特 (Follett, K.) 著 ;
于大卫译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 11
ISBN 978-7-5399-6369-3

I. ①银… II. ①福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9967号

A DANGEROUS FORTUNE copyright © 1993 by Ken Follett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©2013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图字: 10-2013-50号

书 名 银行家的情人

著 者 (英) 肯·福莱特

译 者 于大卫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叶拂云 王予润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nyi.com>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5.5

字 数 42.2千

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369-3

定 价 46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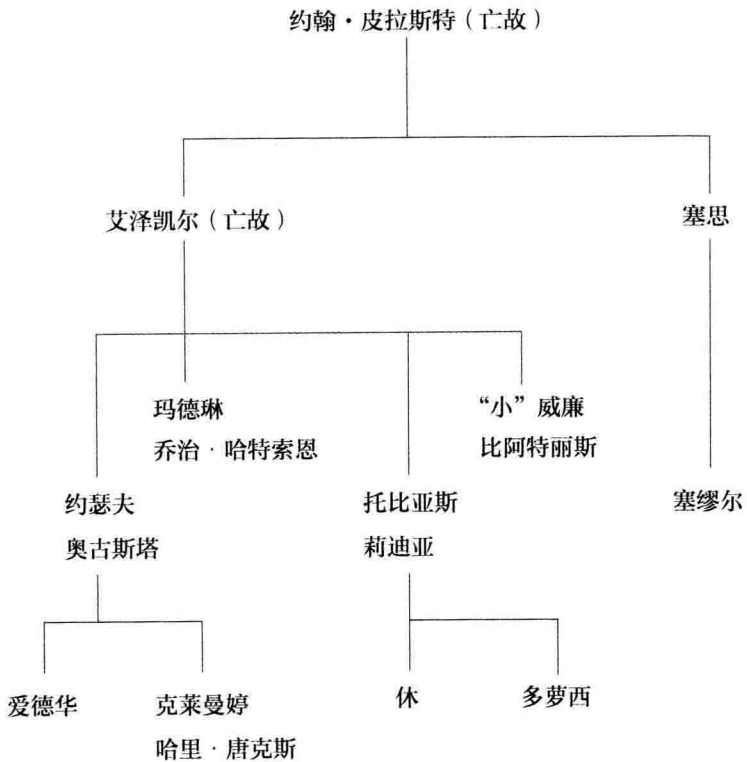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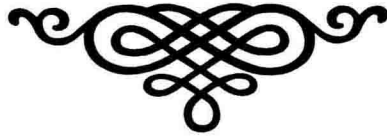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A Dangerous Fortune

Ken Follett

皮拉斯特 家谱



目 录

引子 1866 / 1

第一部 1873

- 第一章 五月 / 29
- 第二章 六月 / 57
- 第三章 七月 / 80
- 第四章 八月 / 117
- 第五章 九月 / 170

第二部 1879

- 第一章 一月 / 193
- 第二章 四月 / 246
- 第三章 五月 / 284
- 第四章 六月 / 311
- 第五章 七月 / 335

第三部 1890

- 第一章 九月 / 355
- 第二章 十月 / 390
- 第三章 十一月 / 414
- 第四章 十一月 / 441

尾声 1892 / 479

引子

1866

1

悲剧发生的那天下午，温菲尔德学校的男孩子们都被关在屋子里，不能出门。

这是五月份一个炎热的星期六，通常他们下午都在南面的空地上打发时间，有些人打板球，其他人待在主教林边的阴凉里观看。不过，现在发生了一桩罪案：有人从拉丁文教师奥菲尔顿的办公桌上偷走了六枚沙弗林金镑，整个学校因而受到怀疑。所有学生都被控制起来，直到逮住小偷为止。

米奇·米兰达在桌边坐着。桌面伤痕累累，好几代无聊的学生在上面刻下了自己姓名的首字母。他手里拿着一本叫作《步兵装备》的政府出版物。他对那些刀剑、滑膛枪和来复枪的雕版画很是着迷，但现在他觉得天气太热，根本静不下心来看书。桌子的另一头是他的室友爱德华·皮拉斯特，正在把米奇翻译的一段普卢塔克的译文抄在拉丁文练习本上。这会儿爱德华抬起头来，用染了墨水的手指了一下，问：“这个单词什么意思？我不认得。”

米奇看了一眼。“身首异处，”他说，“在拉丁文里也是这个词，decapitare。”米奇觉得拉丁文很好学，或许这是因为不少单词都跟他的母语——西班牙语相近吧。

爱德华继续刷刷写下去。米奇坐不住了，起身走到开着的窗户旁边。一点儿风也没有。他渴望的目光穿过马厩围场，投向对面的树林。在主教林北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里，有个隐藏在树荫里的水塘，里面的水又冷又深……

“去游泳吧。”他突然说。

“我们不能去。”爱德华说。

“可以从犹太会堂出去。”“会堂”是指隔壁房间，里面住着三名犹太男生。温菲尔德学校教授一些神学课程，对宗教差异比较宽容，也因此吸引了犹太家庭的父母，还有卫理公会教派的爱德华一家，以及米奇那个信天主教的父亲。但是，尽管学校的官方态度明确，犹太学童还是会受到一定的迫害。米奇接着说：“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窗户跳到洗衣房的屋顶上，再从别人看不见的那边下到马厩围场，偷偷溜进林子。”

爱德华很害怕。“要是给抓住了，你就得挨鞭子。”

所谓挨鞭子，指的是校长鲍尔森博士手里那根白蜡树条。破坏留置纪律的，要挨十二下，痛苦难当。米奇因为赌博被鲍尔森博士鞭打过一次，一想起来他就浑身打战。不过，给逮住的可能性远在天边，而脱下衣服、裸身扎进水塘的念头迫在眉睫，他简直能感觉到他汗津津的皮肤泡进冷水里的滋味。

米奇看着他的室友。爱德华在学校里不受人待见：他生性懒惰，当不成好学生，笨手笨脚，什么游戏也玩不好，也太自私，交不了什么朋友。米奇是爱德华唯一的朋友，爱德华讨厌米奇跟其他男孩待在一块。

“那我去看看皮尔金顿想不想去。”米奇一边说，一边向门口走去。

“别，别去。”爱德华不安地说。

“干吗别去，”米奇说，“看你怕成那样。”

“我没害怕，”爱德华心虚地说，“我得写完我的拉丁文作业。”

“那你就写吧，我正好跟皮尔金顿一起去游泳。”

爱德华故作坚持，过了一会儿才投降了。“好吧，我去。”他不情愿地说。

米奇打开房门。别的房间传出低沉的嗡嗡声，但走廊里看不见任何教师。他快速闪进隔壁房间，爱德华紧随其后。

“你们好，诸位希伯来。”米奇说。

两个男孩子坐在桌边打牌，抬头瞟了他们一眼，谁也没说话，继续玩他们的游戏。第三个是胖子格林伯恩，正吃着蛋糕，他母亲总给他送吃的来。“你们二位好，”他亲热地说，“吃点蛋糕吗？”



“老天为证，你真跟猪一样能吃啊，格林伯恩。”米奇说。

胖子耸了耸肩膀，继续往嘴里塞蛋糕。大家一直在拿他开玩笑，他不但胖，还是个犹太人，但似乎什么难听话都伤害不了他。据说他父亲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。米奇想，也许因为这个他才百毒不侵，随便别人怎么骂。

米奇走到窗子那儿，推开窗户四下看看。马厩围场里空无一人。胖子说：“你俩要干什么？”

“出去游泳。”米奇说。

“你们要挨鞭子的。”

爱德华怨声怨气地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米奇往窗台上一坐，抵着肚子翻了过去，再把身子转过来往下挪，然后落到脚下几英寸的洗衣房斜顶上。他好像听见石板瓦发出了碎裂的声响，但屋顶倒是撑住了他的重量。他往上扫了一眼，爱德华正紧张地看着他。“快点儿！”米奇说。他急匆匆爬下屋顶，顺着—根排水管轻轻跳在地上。片刻后爱德华也在他旁边落地。

米奇窥探了一下洗衣房的墙角，那儿连个人影也没有。他马上行动，快步穿过马厩围场进了树林。他在树林里跑着，直到觉得已经跑出了能看到的范围，然后停下来歇口气。爱德华赶了上来。“成功了！”米奇说，“谁都没发现我们。”

“我们回去的时候有可能被抓。”爱德华愁眉苦脸地说。

米奇朝他笑了笑。爱德华长得很英国化，直直的金发和蓝色的眼睛，鼻子就好像一把宽刀刀。他是一个大个子男孩，肩膀很宽，很结实，但不太协调。他不讲究时尚，衣服穿得也不得体。他跟米奇一样大，两个人都十六岁，但别的方面的差距就大了：米奇长着卷曲的黑头发、黑色的眼睛，他对自己的外表一丝不苟，最讨厌衣衫不整或者肮脏邋遢。“别担心，皮拉斯特，”米奇说，“有我照顾你呢！”

爱德华咧嘴一笑，安心了。“好，我们走吧。”

他们沿着一条不太显眼的小路穿过林子。山毛榉和榆树叶子下面稍稍凉快一些，这让米奇感觉好多了。“今年夏天你们准备怎么过？”他

问爱德华。

“一般我们八月份都要去苏格兰。”

“你们在那儿有一座狩猎屋吧？”米奇挑了一个英国上流阶层使用的词汇，他知道“狩猎屋”的具体意思，就算一座拥有五十个客房的城堡也可以这么叫。

“他们租了个地方，”爱德华说，“但我们不在那儿狩猎。我父亲不爱运动，这你知道。”

米奇从爱德华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提防的味道，便琢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米奇知道英国贵族到了八月份喜欢去野外打鸟，到了冬天就要猎狐。他也知道，真正的贵族并不把自己的子弟往这所学校送。温菲尔德的学生一般来自商人或工程师家庭，他们的父亲绝不会是伯爵或者主教；这些家庭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狩猎这种事上。皮拉斯特家族成员个个是银行家，爱德华说“我父亲不爱运动”，等于承认他们家不属于最高的社会阶层。

英国人更尊重游手好闲的人，瞧不起劳动阶级，米奇觉得这很有意思。在他自己的国家，受人尊重的对象既不是生活懒散的贵族，也不是勤劳苦干的商人，他们那儿的人只看重权力。如果一个人有权控制别人——能养活他们，或让他们挨饿，有权监禁、杀掉他们或者给他们自由——那他就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。

“你呢？”爱德华说，“这个夏天你怎么过？”

米奇一直等着他问这个问题。“在这儿，”他说，“我在学校过。”

“你不会又像上次那样，在学校度过整个假期吧？”

“只能这样了。我没法回家，光单程就需要六周的时间——还没到那儿就得往回返了。”

“哎呀，真是挺难的。”

其实，米奇也不想回去。他母亲去世以后，他就开始憎恶这个家。家里现在只有男人——他的父亲，哥哥保罗，几个叔叔和堂兄弟，还有四百个牛仔。老爹在那些人的眼里是个英雄，但在米奇眼里只是个陌生人：他



既冷淡、难以接近，又毫无耐心。不过还是米奇的哥哥最难对付。保罗人很蠢，但很强壮。他痛恨米奇比自己聪明，向来以羞辱自己的小弟为乐。他总能抓住机会让弟弟出丑，让人知道他套不住阉牛、驯服不了马，也打不中蛇的脑袋。他的惯用伎俩是吓唬米奇的坐骑，每当惊马猛冲向前，米奇只能紧闭双眼，吓得半死却要苦撑到底，直到惊马跑遍潘帕斯草原，耗尽体力才停下来。不，米奇不想回家过假期，但他也不想留在学校。他一心想着最好被皮拉斯特一家邀请，跟他们一起消夏。

爱德华没有马上提这个建议，米奇也只能作罢。他觉得一定还会再说起这事。

他们翻过一个快腐烂的尖桩栅栏，上了一个小土坡。登上坡顶后，他们就到了深水塘的上方。经过开凿的采石场岩壁四处都很陡，但身手敏捷的男孩子总能想方设法爬到下面。底部是一个墨绿色的深水塘，里面有蟾蜍、青蛙，间或还有水蛇。

米奇吃惊的是，已经有三个男孩在里面游泳了。

水面波光闪烁，他眯起眼睛凝视着那几个光溜溜的小人儿。他们全都是年纪更小些的温菲尔德的四年级生。长着乱蓬蓬胡萝卜色头发的是安东尼奥·席尔瓦，虽说发色不同，但他却跟米奇是同乡。托尼奥^①的父亲不像米奇的父亲有那么多土地，但席尔瓦一家住在首府，朋友一个个都很有势力。托尼奥和米奇一样，假期也不回家，但幸运的是伦敦的科尔多瓦部有他的朋友，因此用不着整个夏天都待在学校。

第二个男孩是休·皮拉斯特，是爱德华的堂弟。这两个堂兄弟毫无共同之处：休一头黑发，身上各处都生得很小巧，脸上总是带着顽皮的笑容。爱德华讨厌休，因为休学习好，相比之下显得他像家里的低能儿。

最后那个是彼得·米德尔顿，他胆子很小，紧贴在更有自信的休的身边。这三个十三岁的孩子身体都很白，皮肤光滑，胳膊腿儿很细。

接着米奇看到了第四个男孩，他独自一人在水塘的另一头游泳。他比其他三个年龄大些，看来不是跟他们一起的。米奇看不清他的脸，不

^① 托尼奥，安东尼奥的昵称。

知道那人是谁。

爱德华邪恶地咧嘴一笑，他发现了搞恶作剧的好机会。他手指在嘴唇上比划了一下，示意别做声，然后就往采石场下面走。米奇跟在后面。

他们走到几个小男孩放衣服的凸岩边。托尼奥和休潜到了水底下，在探寻着什么，彼得一个人静静地上下游动着。是彼得最先发现有人过来，轻声说了一句：“哎呀，糟了！”

“好啊，好啊，”爱德华说，“你们几个出界了，对不对？”

休·皮拉斯特这时注意到了自己的堂兄，喊着说：“你也是！”

“你们最好赶快回去，省得被抓住。”爱德华说。他从地上拿起一条裤子。“就是别让你们的衣服湿了，否则谁都知道你们去哪儿了。”他随手把裤子扔到了水塘中央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你这个无赖！”彼得吼了一声，去抓水面上漂着的裤子。

米奇被逗得笑了起来。

爱德华拿起一只鞋子，扔进水里。

几个小男孩慌了。爱德华又拿起一条裤子，也扔了进去。三个受害者又喊又叫，潜下水去捞他们的衣物，一时很是热闹，米奇大声笑了起来。

爱德华继续把鞋子和衣服往水里扔，那一头的休·皮拉斯特已经从水塘里爬出来。米奇以为他要逃走，不成想他直冲爱德华跑了过来。没等爱德华转过身来，休狠命地推了他一下。虽然爱德华个头大，可一下子失去了平衡。他在凸岩上晃了几晃，一头掉进了水塘里，溅起一大片水花。

眨眼间，一切都发生了，只见休抓起一捆衣服，像猴子一样攀上了采石场的岩壁。彼得和托尼奥看见爱德华出丑，尖声笑了起来。

米奇抄近路去追休，但休个头又小又灵活，米奇根本追不上。米奇回头看了一眼爱德华，但用不着他担心，爱德华已经浮上了水面，正抓住彼得·米德尔顿，把他的脑袋一次又一次按到水里，惩罚他刚才嘲笑自己。

托尼奥掉头游到了水塘边上，手里抓着一团湿衣服。他回头往后看，对着爱德华大声嚷道：“放开他，你这大猿猴！”托尼奥生性莽撞，



不计后果，米奇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托尼奥沿着边上往前走了几步，然后又转了回来，手里拿着一块石头。米奇大叫着警告爱德华，但为时已晚。托尼奥扔得太准了，一下子击中了爱德华的脑袋。额头上立刻带出一道明亮的血迹。

爱德华疼得嗷嗷叫，他放开彼得，使劲游过水塘去追托尼奥。

2

休光着身子穿过树林往学校跑，手里抓着仅剩的几件衣服，坑坑洼洼的地面硌得他脚板生疼，他也顾不得了。跑到两条小路交叉的地方，他闪身向左，继续跑了几步，接着钻进矮木丛里藏了起来。

他蹲在那里等着，让自己呼哧呼哧的气喘声平息下来，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堂兄爱德华和他的密友米奇·米兰达，这两个人是整个学校最坏的家伙。他们是一对懒虫，不好运动，专爱欺负小同学。遇上了这种人只能躲得远点儿，此外毫无办法。不过这次躲不开了，爱德华肯定会追上来。他向来都恨休。

他们两人的父亲也闹翻了。休的父亲托比把他的资本从家族生意里抽了回来，创办了自己的企业，买卖纺织工业用的染料。虽说休才刚刚十三岁，但他已经能感觉到父亲的做法犯了皮拉斯特家族的大忌。爱德华的父亲约瑟夫永远不会宽恕自己的弟弟托比。

不知道他的朋友们怎么样了。米奇和爱德华出现之前水塘里一共有四个人：托尼奥、彼得和休在水塘的一边玩水，另一个大一点的男孩叫阿尔伯特·卡米尔，他一个人在较远的一头游泳。

托尼奥胆子大，有时候甚至有些鲁莽，不过他害怕米奇·米兰达。他们是同乡，都来自一个叫作科尔多瓦的南美洲国家。托尼奥说米奇的

家族很强大，很残忍。休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，不过事情明摆着，托尼奥敢对别的五年级生出言不逊，但他对米奇总是彬彬有礼，甚至有点儿巴结他。

彼得胆子很小，大概早已吓丢了魂。但愿两个恶棍没有缠住他。

阿尔伯特·卡米尔——他的绰号叫“驼峰”——没跟休他们在一起，他的衣服也单独放在别的地方，所以他大概已经跑掉了。

休也逃脱了，但他的麻烦并没有完。他丢了内衣、袜子和鞋子，现在只能穿着透湿的衬衫和长裤偷偷溜进学校，还不能让老师或者哪个高年级生看见。想到这儿，他忍不住痛苦地哼哼起来。他真想不明白，这种事情怎么总是落到自己头上？

自打十八个月以前来到温菲尔德，他就不断惹麻烦。学习上他并不吃力，也十分刻苦用心，每次考试都在班上名列前茅。但他受不了那些鸡毛蒜皮的规矩。按规定他们必须每晚十点差一刻睡觉，可他总会找出各种理由熬到十点一刻才上床。那些不准学生进入的地方也让他心里痒痒，总想溜到教区长的花园、校长的果园、煤库和啤酒窖里探索一番。该走路的时候他用跑的，该睡觉的时候他要读书，甚至还在祷告的时候说话。每次结局总像现在这样，落得自己心虚害怕，却弄不清到底这些倒霉事从何而来。

过了几分钟，林子里依然静悄悄的，他不禁沮丧地想到自己的命运，不知自己会不会最终成为社会的弃儿，甚至是罪犯，被关进监狱或戴着铁链运到澳大利亚，也许会直接被人吊死。

最后他觉得爱德华不会追上来了，这才站起来，穿上精湿的裤子和衬衣。这时他听见一个人的哭声。

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，看见托尼奥的一头乱糟糟的胡萝卜色头发。他这位朋友正沿小路慢慢走过来，赤身裸体，湿漉漉的，手里拿着自己的衣服，一边走一边抽泣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休拦住他问道，“彼得呢？”

托尼奥突然变得凶狠起来。“我永远也不会说，永远不！”他说，“他们会杀了我的。”



“好吧，那就别跟我说。”休说。看来这次托尼奥又让米奇给吓住了：无论出了什么事，托尼奥都会保持沉默。“你最好把衣服穿上。”休关心地说。

托尼奥呆呆地看着手里的那团湿衣服，手哆嗦着，无法把衣服整理出来。休把衣服接过来。现在只剩一双鞋、一条裤子、一只袜子，但没有衬衣。休帮他把这些都穿戴上，然后两人朝学校走去。

托尼奥不哭了，但看上去依然惊魂未定。休希望那两个恶棍别对彼得做出什么恶心事来。但现在他要想办法为自己保命。“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宿舍，就可以换上新衣服，穿上备用的鞋，”他预先筹划着，“然后，只要禁令一解除，我们就能步行到城里，去巴克斯泰德的店里赊账买新衣服。”

托尼奥点了点头，闷声说：“那好吧。”

他们沿着蜿蜒的小路穿过树林，休心里又一次觉得托尼奥有点不对劲。毕竟，温菲尔德校园里常有这种欺负低年级学生的事。休离开水塘后那儿又出了什么事？但一路上托尼奥什么也没再说。

学校总共有六幢楼房，这些房子原来是一座大农场的主体建筑。他们的宿舍设在小礼拜堂边一个以前的牛奶场里。从外面要翻一道墙，再穿过墙手球场才能进去。他们爬上墙头往里面窥视。正如他所预料，院子里空无一人，但他还是犹豫了一下。一想到屁股上会挨鞭子抽，他就有点害怕。但现在没别的选择，他必须回学校换上干衣服。

“危险解除，”他低声说，“我们走！”

他们翻过围墙，以冲刺速度穿过院子，跑到那座石头小礼拜堂的阴凉底下。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。然后，他们又蹑手蹑脚绕过东面的墙角，紧贴墙站着。接下来，只要再猛跑几步，穿过一条车道，就能直接进入他们的宿舍了。休停顿了一下，确认四处没有任何人，然后说：“开跑！”

两个男孩跑过那条马路。可是，就在他们快到门口时，灾难降临了。耳边突然传来一个既熟悉又威严的声音：“小皮拉斯特！是你吗？”完了，休明白，游戏到此结束了。